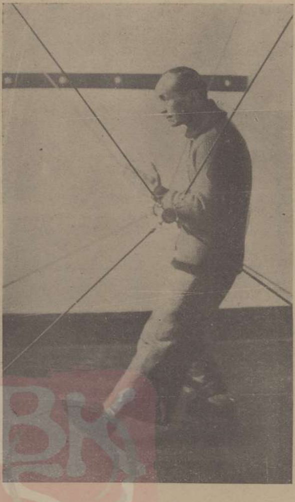
上·海·漫·畫

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

上海熱河路大新印刷公司代印

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五日（星期六）　第三十八期　上海山東路A字一號中國美術刊行社出版

上圖爲行政院長譚組安氏最近在其滬寓攝影　石世磐攝
左圖爲褚民誼君表演其新發明之太極拳訓練機械姿態　朱家麟攝



右圖爲美國飛行家哈佛開司脫里林君之飛機被困在大樹上之攝影。開君久別家鄉。特乘飛機省父。因天黑及情急之故。降落忘却避讓屋旁大櫟樹。致機身被掛。所幸自身未受傷耳

下爲美國南加州聖貝那廷諾山之風景。一巨大之商用「福特」飛機。方載十二乘客。駛越其峯巓。遠處背景。爲柯克孟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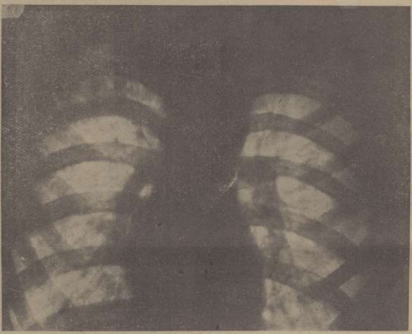
右爲中華國技學會特別班主任大力士査瑞龍君。下爲江小鶼君女甥周少梁與其堂姊小燕表演太極之姿態。

右爲漢口上海銀行行長周蒼柏君之子姪少燕天佑德佑福佑（小鶼之甥）及保佑等練習技擊之攝影。

歌舞家文娟女士（士秋）

周秋蓮女士（左）與鄧蔭夫人合影（公振）

一個未得請柬者 文農作



肺之X光 丁惠康攝

右爲唐蘊玉女士學生時之攝影。唐女士天資高超。好學不倦。在滬上研究畫事七年。尙不自滿。于民十六東渡。更事研究。藝益精進。最近開個人展覽會于甯波同鄉會。大受各界之欽賞。（朗靜山攝）

法蘭西少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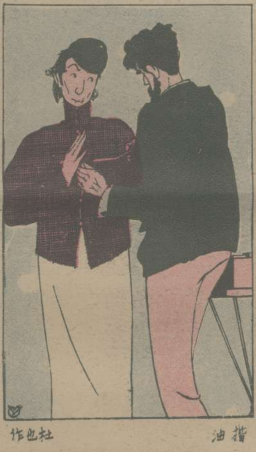
意大利少婦正側影

世界人體之比較（十九）

左爲法蘭西少女，中及右意大利少婦。意大利和法蘭西皆爲歐洲藝術倡盛的國家，尤多對於人體的描寫，則他們所採用的模特兒，自然是世界上完整的標準人體了。總之白種人既具有天賦的美軀，又能在營養上注意保護及鍛練，自然在所有的人類中居於第一個位置了。

中國婦女服裝之變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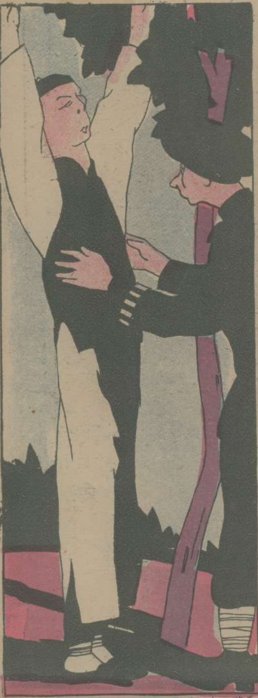
一對舞侶的背景　潘美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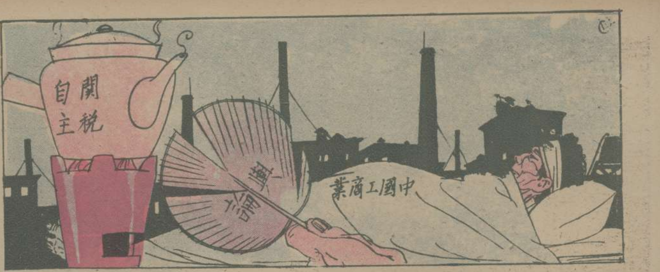
杜也作　揩油

"挨冷怎敢·得撲[illegible]"

今年冬天的袍式，沒有多大的變動，祗在鑲邊滾條及種種邊飾上力求美觀，本圖所示三式，即其舉例也。



馬路上的把戲　文農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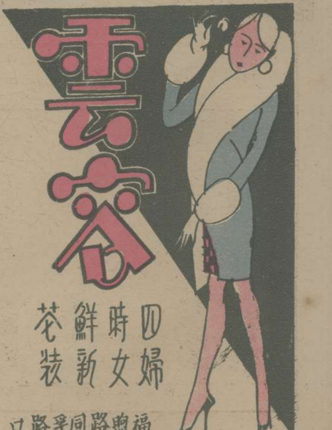
對症下藥　杜也作

胡漢民先生　振宇作

還有一面五色旗　文農作

聚精會神的大賭窟中

要人之工作　1會客　2開會　3演說　4請客　浩雄作



打槳的童女士　淺攝

西湖三日

淺予

每年不知有多少人從遠道專誠去賞觀湖山的景象，西湖確是值得我們留連的聖境呵！

大約專誠去拜訪的遊客，總都在春光明媚的時節，湖山如少女般嫵媚，含笑迎人，自然是使人迷醉。但那殘冬的西湖，却另是一番景象，遊艇蕩漾在淺水靜寂的湖心，四面懷抱着清瘦的山巒；但覺胸襟開拓，何等的清麗呵！

＝去的路上＝　我和振宇提早的趕編務，帶了攝影具，於上月二十一日跨上一時三十分的車，如剛從籠子裏逃出來的小鳥，輕鬆地，輪快地飛到了杭州。振宇是初次的去，他也許還帶着一點疑惑的希望心，從車廂裏擠出來，走上了電光照耀得如同白晝的城站馬路，他立即開口：

『杭州眞的不壞呵！』

我便說：『你還沒有到更好的地方呢。』

後面的冬青前面的欄杆和一片白茫的一片濃霧　淺攝

於是我們就跳上黃包車，到了新市場在滄洲旅館，選定一間濱湖的房。這樣，我們的拜訪便開始了。

振宇心急地拉我出去要趕快見一見西湖的究竟，我們就慢慢地步到湖濱，藉了路燈的微光，還能隱約看見湖的輪郭，振宇似乎是不很耐煩，又在新市場兜了幾圈，就歸旅館睡了。

＝霧的西湖＝　二十二日最幸運最巧不過的，今天逢着舊歷的冬至節，杭州每逢節日，湖邊的遊客總比平時熱鬧得多；天氣又分外的暖和，大有三月陽春之况，我們都自己安慰着，這忙偷閒的旅行，也還來得有點意識呢。

早晨七點鐘，就從生疏的環境裏醒過來，當然，振宇是第一個開窗出去張一張西湖，他忽然和瘋狂似的喊了起來：

『霧呵！多有意思的霧呵！』

那時我還端着洗口杯擦着牙齒，也立被這太有意思的消息，淘起了興奮，立即草速地洗完臉，穿起衣服，帶了鏡箱，三脚兩步跑到湖濱去。

霧迷住了四圍的山巒，湖心隱約反射起一片躲在霧背後的陽光，一葉一艇，正從北角上慢慢的搖過來，只看見一個影子冉冉地移動，這正是一幅美好的圖畫，我就拉開鏡箱，得了第一張攝影片，圖中振宇坐在石磴上，背後的冬青，臨湖的欄杆，與前面白漫漫的一片濃霧互相襯託，可惜那小艇的影子過淡，感光不足，沒有攝入，否則倒是一樣有趣的點綴。

接連就攝了一張霧中的湖濱公園，糢糊中還能看出埠頭的石階，憧憧的人影。有點像早晨黃浦江畔的景象，但西湖是清逸的世界，黃浦則沾染了市塵的囂擾了。

我們如何肯捨棄這樣難得的機緣！在長堤上竟走了一點多鐘，到陽光漸漸地驅散了迷霧，西子的面目，便一覽無餘的投入了我們的眼簾，那麽振宇自然會覺得：『呵！昨夜是墨色的湖，剛才是乳色的湖，現在是金色的湖了。』

＝西園之宴＝　昨夜和振宇從湖濱回來的路上，曾到本報杭州發行處『西湖小說林』去過，主人程松齋君，約好我們今午在西園𡘋敍；但留連在迷霧之湖畔的我們，等候了陽光曬遍了滿湖，時間還是很早，便去訪問在杭的幾個認識的國畫家，胡也衲君和申石伽君；最後邀了預備午後遊湖的遊伴童女士，三人穿過杭州精華聚集的清和坊大街，商店林立，不亞上海的南京路；到了新市場，在國貨商場參觀一周，已時近十二時，便直赴程君之約。

我們到了「西園」，主客都已齊集，旋即入座。同席有杭州影戲院主人徐夢痕君，談風甚健，語都滑稽生趣，又有杭州名記者樊迪民君，也是豪爽可愛，滿座談笑風生，與對面湖山飛耀的景色互相輝映，我們把一切的雜念都忘得干干淨淨了。承蒙主人特別豐富的菜餚，竟費了我們一點多鐘的大嚼，我們的心實在早已飛到湖心裏去了。

＝湖中半日＝　從西園出來，馬上僱了一艘游艇，我們都好像放下了一件心事；我們現在眞的在西湖裏了。

童女士搶先把住了船頭的槳，我們隨便指定湖心亭做了目標，慢慢地划動起來。

艇身浮在那樣廣闊的湖中，眞覺得

霧中的湖濱公園　淺攝

西湖國貨商場的建築　淺攝

本報第一集彙刊與第三集彙刊

本報第一集彙刊再版

◘准于陽歷一月八日出版

第一集彙刊（第一期至第十期）未至出版。早已預定一空。故後來者皆被回絕。大有向隅之憾。茲本報爲愛護讀者起見。只得再版五千本。以餉讀者。准于陽歷一月八日出版。

預約展期至十二月念五日截止

每册定價洋一元二角預約一元寄費一角半

第一集封面

第二集已着手預備再版中

第三集封面

第三集彙刊已出版

◘存數不多　◘請來速購　◘幸勿錯過

每册洋一元二角　寄費角半

岳廟前之振宇(右)和淺予(左)童女士攝

湖心亭的疏柳　振宇攝

輕如一片的樹葉在水面上飄浮着，湖水清得見底，槳打在水裏濺起水花，清脆的聲音，四面遼寬的湖面，遠遠的山巒，一點一點都輟着的遊艇，白鱗疏枝的倒影，暖和的陽光，絲絲的微風，隱約的市廛囂擾的餘音，種種微妙輕快的感覺，竟比我們在渺茫的夢境裏似乎還要暢適得多。在這靈感迴轉活動的頃刻，我簡直忘了我以外的遊伴舟子，和我同在着。

湖心亭雖然是建在小小的一塊泥墩，孤立湖中，庭院却也寬暢，沿湖遍植了楊柳，此時柳葉早已落盡，只剩疏枝老幹與寒氣抗爭，衰弱地站着。與慘淡的遠山相映、大有我見猶憐的意思，振宇攝了一影，湖心亭總算也留下我們的一行足跡了。

別去湖心亭，不費幾槳，便到中山公園，據童女士說，在我們到杭不久之前，菊花還盛開着，此刻則已凋謝盡了。不錯的，西湖每年一回的菊花時節，點輟了秋色的無限意味，過了此時，就歸於暫時的沉寂，如果再過些時，則又是孤山尋梅的佳日了，我們偏偏在這尷尬時候到此，眞是不巧；但今天無意中在湖中過冬至節，我們也不是預先能想到的呢。

園中環走一周，覺得並無什麼樂趣，大概是爲了裏面的景物建築，竟沒有一樣不是故意造作，太覺勉強；在那樣包羅自然的湖上，這裏就看出人工作爲的鄙俗了。不過進門數武的山脚，有兩座對峙的石亭，建築的格式倒很巧妙，故也攝入鏡箱，作了歸來的貢獻。

因爲我們平時坐慣了車的緣故，走過高低傾斜的山路，已經有點覺得疲倦，但近在咫尺的西泠印社，我們不能不去看看。印社的面積，雖不及公園那麼大，但曲折却有趣得多，那忽然開朗的山巔便是遊人留連之所，西角有一個藏碑亭，收藏的古碑很多；大畫家吳昌碩的銅象，則就天然的山石，鑿成一龕，正襟危坐其中，我本攝得一影，但那時陽光早已西斜，却巧頭部被石龕的影子所遮，結果，像的上部感光不足，不能製版，這太使我失望了。

西泠印社一遊，加重了疲乏，大家仍上了遊艇，命舟子向岳坟划去，我們趁此休息了一會。

岳坟碼頭，又是另外一副氣象，岳廟宏偉的建築，和高聳的古木，使人凜然起敬。我們進了廟門，在幅員廣大的庭院中徘徊了多時，最後到了墓地，松柏圍繞坟墓而植，靑葱一如往日，墓前跪着秦檜夫婦鐵像，因遊人故意惡作劇的緣故，仍是臭氣四溢。雖然秦檜固然可恨，但一個公共的場所，這種舉動似乎太不成體統了。

歸途中看見落日漸漸的西沉，沒入山脊，四圍的山脚慢慢的浮上了白氣，鏡一般的湖面，也似乎罩上一層烟霧，落日的反光掛在樹梢，大家默默地對着，只有槳潑水的聲音，似乎很有韻調的漾入心耳，這美麗的印象呵，我們是始終也不會忘了的。

到了湖濱，童女士回學校去，我們也回旅館休息去了。

岳坟埠頭　淺攝

慾火

少飛

陽光遍照着的人世！

奢華富麗的古城，已成廢墟，

濃裝豔抹的河山，改換舊觀，

這是不留千古的宇宙，不保永久的盛衰！

那裏震動着一條血紅的痕跡：

健勇的男子，力勝如怒獅，情濃如烈火，

美麗的女子，貌豔如愛神，柔和如細流，

偶然間：相互地愛慕着，

天上的陽光，如張開血紅的大口，對着人世猙獰地笑着。

人世的戀愛，如含蘊飛紅的烈火，仰面對着宇宙嚴肅地煽動着，

這就是千古，這就是不變！

中山公園中兩座對峙的石亭　淺攝

上海漫畫的銅鋅版是本公司代製並且價格低廉出品迅速

華美製版公司啓

新聞梅白格路三一五號電話西四〇三二號

本報啓事　第一集彙刊，因陽歷新年工人循例休假，以致裝訂延誤，殊深歉仄，茲再展期准於本月八日出書，當不致再有所遲延也，諸希見諒。

王先生

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事